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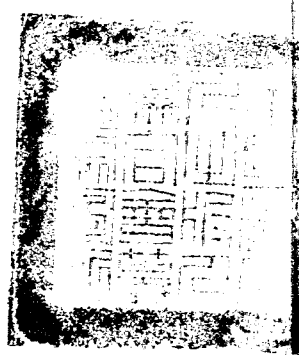
405 34

冰塊

韋萊魚著



原板
後本



未名新集之一

冰塊

韋叢燕著
關瑞梧作書面

一九二九年四月初版：一至一千册

消不了的是生的苦惱，
治不好的是世紀的病。

著者



趙澤輝

目 錄

冰塊.....	一
荒坡上的歌者.....	七
綠綠的灼火.....	一一
我披着血衣爬過寥闊的街心.....	一七
我踟躕，踟躕，有如幽魂.....	二一
詩人的心.....	二五
一顆明星.....	二七
燃火的人.....	二九

密封的素簡.....三一

哀 辭.....三五

黑衣的人.....三七

在電車上.....五七

惠特曼自由詩兩首

敲！敲！鼓！.....六一

從田裏來呀，父親.....六五

冰

塊

冰 塊

我在我的心的深處發見了多年凝結的立體的冰塊，而且我察知了這冰塊乃是從我呱的一聲墮地的時候，感覺到世界的冷便開始凝結的。

那時候母親自己心中的冰塊，已如地球兩極的冰塊一樣，沒有融化的希望了。然而她畢竟是一個母親，她不能不把她那還未曾凝結成冰的母親的熱血沸騰起來，緊緊地摟抱着她的初生的嬰兒，融化他初來到世間感覺到世界的冷而凝結的冰塊——死的開始，死的象徵。

嬰兒心中的冰塊確是慢慢地融化起來了，而且漸

漸地和鮮血混合。

但是母親心中的冰塊畢竟是已如地球兩極的冰塊一樣了，她每次融化自己心中冰塊的熱血，結果不過徒增冰塊的體積而已：冰塊便這樣地在母親的心中有增無已地擴大起來。

嬰兒心中的冰塊，本爲母親的熱血融化而且和鮮血混合了，也自然地漸漸地重新凝結起來，而且體積更加倍地擴大。

自從離開母懷直到如今，我日日以我的熱血融化我的心中的冰塊，冰塊却夜夜和新的血液凝結起來，

擴大牠的體積。

牠夜夜凝結的密度正和我日日融化牠的熱度成正比。

全部的青春沸騰的熱血，凝結成整個的立體的冰塊。

在冷的世界上，熱血融化着，冰塊凝結着。

死的象徵的冰塊在我的心的深處永遠有增無已地擴大，熱血已漸漸失去融化的作用了。

唉，冷啊，冷啊！

冷的世界的冷的尊神啊，你請得意地，默默地，

傾聽着『冷呵，冷呵！』的音樂。

（一九二五年四月）

荒坡上的歌者

我彷彿是一個站在荒坡上的歌者，

而在這個時候，夜幕又正在織着，陰風又正在怒號着。

我能唱出個什麼調子呢？

我且關住我的嗓子罷；

但是我如何能够呢，既然是一個歌者。

好罷，唱罷；管他什麼調子！

但是夜幕蓋住了一切的景物，我還有什麼可歌唱呢？

——歌唱黑暗！

但是陰風刺骨，叫我如何歌唱呢？

——歌唱冷與悲苦？

然而我不是完全沒有聽衆麼？

——完全沒有。

那麼我唱給誰聽呢？

——……

東方的天際有沒有一道長河，河上泛着的有沒有一葉扁舟？

——沒有，沒有。

西方的天際有沒有一座森林，林裏憩着的有沒有一個獵人？

——沒有，沒有。

那麼我有唱給誰聽的希望呢？

——

我且關住我的嗓子罷；

但是我如何能够呢，既然是一個歌者。

好罷，唱罷；管他有沒有聽衆！

☆

☆

☆

我彷彿是一個站在荒坡上的歌者，
在黑夜裏，在陰風裏，
沒有調子，沒有聽衆，沒有希望，
歌唱黑暗，冷與悲苦。……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六日）

綠綠的灼火

細雨紛紛地下着，陰風陣陣掠過野塚，我的骨骼在野塚上直挺地躺着。

光已經從世界上滅絕，我的骨骼已經不發白色。

我這樣死着，——

在空虛裏，在死寂裏，在漆黑裏死着。

唉唉，我的骨骼怎的又在微微嘆息了！

唉唉，我的心火怎的還沒有滅盡呢！

唉唉，牠在裏面又燃起了！

唉唉，又燃起了，綠綠的灼火又燃起了！

司光的神不能滅熄我的心頭的殘燼，綠綠的灼火又照亮了我的心的王國。

在這王國裏，好像初次幽會似的，我的靈魂緊緊地擁抱着我心愛的情人，她曾白白地葬送了我的青春；在這王國裏，我又覺得我空灑了的眼淚，我失却了的力量，我壓死了的熱情，我的幻夢，我的青春，我的詩歌，我的雄心，——

這一切都齊整地羅列在愛的祭壇上，下面架着澆過油的柴火，當中鋪着一個蒲團，——我知道，這是專

等着我的靈魂的到臨。

我的靈魂到蒲團上虔誠地跪下，柴火在下面燃燒着，
我的詩歌在壇上嗚咽地奏着，我的情人在壇上輕盈
地舞着，

我的眼淚，我的力量，我的熱情，我的幻夢，我的青
春，我的雄心，……同在這火光中舉行了葬禮。

火燄燒遍了愛的祭壇，火燄燒遍了心的王國。……
但這只是綠綠的灼火。

——你又來了麼，司光的神？我說。你這是第幾次了！

——你知道，司光的神說，我並不是情願這樣的。

——滅不了的是我的心頭的殘燼，你何必使我的靈魂
反覆忍受烈燄燃燒的慘刑！

——你的孽障太深了。

狂風吹滅了我的心火，急雨澆熄了牠的殘燼。

——牠將不再燃起了，司光的神說。

——你這話說過幾次了？我問。

我的心頭暫落得一陣莫名的清冷。

細雨紛紛地下着，陰風陣陣掠過野塚，我的骨骼在野塚上直挺地躺着。

光已經從世界上滅絕，我的骨骼已經不發白色。

我這樣死着，——

在空虛裏，在死寂裏，在漆黑裏死着。

唉唉，但願我的心火不再從骨骼中燃起了！

但願我的心頭的綠綠的灼火不再從骨骼中燃起了！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晚）

我披着血衣爬過寥濶的街心

在傷亡的堆中，我左臂下壓着一個血流滿面的少年，

右臂下壓着一個側身掙扎着的黃衣的女生；

左臂下的死身已硬，右臂下發出哀絕的『莫要壓我！』的聲音。

掙扎，掙扎，我的頭好容易終得向外伸引，我哀呼，『救我，救我，先生！』

——砰砰……砰砰……兇惡的槍聲又起了。

——噯哨！……噯哨！……我的背上又發出哀絕的叫痛的聲音。

掙扎，掙扎，我的最後的力量行將費盡；

掙扎，掙扎，屍身從我的上面倒下，鮮血淋淋；
掙扎，掙扎，從傷亡的堆中擠出了我的上身；
掙扎，掙扎，我終於倒在傷亡的堆旁而爬行，——
爬行，爬行，我披着血衣爬向寥闊的街心。……
這時候，大街上已沒有軍警，沒有行人，沒有聲音，
爬行，爬行，我披着血衣爬過寥闊的街心。……

——記三月十八日北京國務院前的大屠殺——

我踟躕，踟躕，有如幽魂

陰風慘慘地吹，
細雪紛紛地落，
這屠殺後的古都，
埋葬在死的恐怖。

繁華的哈德門大街，
此刻已無車馬馳奔；
我，血衣依舊在身，
踟躕，踟躕，有如幽魂。

消不了的是生的苦惱，
治不好的是世紀的病。

驚魂未定的我呵，
耳鼓裏儘鳴着嘈雜的聲音。

『打倒帝國主義！』

『嘻嘻……嘻嘻……』

一陣的呼號，

一陣的嘲笑。

『砰砰……砰砰……』

『噫噫……噫噫……』

一陣的槍響，

一陣的哭聲。

陰風慘慘地吹，

細雪紛紛地落。

耳鼓裏儘鳴着嘈雜的聲音，

在死街上我踟躕，踟躕，有如幽魂。

——記三一八屠殺之次日的雪中行——

詩人的心

詩人的心好比是一片陰濕的土地，
在命運的巨石下有着愛的毒蛇棲息；
他歌吟着，輕鬆心頭的苦楚，
毒蛇在吟聲裏吮取着他的血液。

在生之掙扎裏更痛感着生之悲淒，
他踟躕于人間，却永爲人間擱棄。
唉，何時呵，能爬出那血紅的毒蛇，
從命運的巨石下，從陰濕的土地裏！

一顆明星

我手提一隻忽明忽暗的油燈，

黑夜裏在生之路上緩緩前行；

我知道燈油是漸漸耗盡了，

唉，我呀，我將何處安身？

這哀感權且嚙向太空，

太空中有一顆明星閃動；

閉住你的銳眼罷，明星！

你已刺殺了我的幽魂。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

燃 火 的 人

我的身軀好比是一片荒原，
心靈裏燃起了烈烈的火焰；
火焰燒遍了我的周身，
火光中焦灼着我的孤魂。

這荒原原只配當作葬場，
這孤魂也算配了命運。
祝福我軟弱的心！
祝福你燃火的人！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密封的素簡

電光透出紅色的燈幔，

紅光浮泛在病人的臉面；

呼吸微弱一如牀邊梅花的氣息，

他默想着，注視着密封的素簡：

『往事有如雲烟，

雲烟裏現出朦朧的江南——

江南的笑語，

江南的親顏。

『十年的沉默都是養料，
培養着心田裏的愛苗。

.....

『人世幾經變遷，
生活幾度失顏；
幾度情焰燒滅失望，
幾度失望澆熄情焰。

『我馳騁于人生的疆場，
日日打着無聲的血戰；
擊罷，我的忠勇的鼓手！
我們的希望是最後的凱旋。』

電光透出紅色的燈幔，
紅光浮泛在病人的臉面；
呼吸微弱一如牀邊梅花的氣息，
他默想着，注視着密封的素簡。

（一九二七年二月）

哀辭

多少奇花，
開而又落；
多少妙人，
雖死如活；

死者生者，
兩地相憶；
哀此宇宙，
充滿孤寂。

黑衣的人

一

月光流進病房，
映着粉白的牆，
白的臥床，
白的棹幔，
白的椅墊，
白的衣裳，
白椅上躺着白衣的病人，

瞳孔上浮泛着月色的慈祥。

這時靜默的使者，
統治着夜月與星辰，
統治着空中的風雲，
統治着病房的週遭，
統治着病人的本身；
聽不見微語，
聽不見歔歔，
更聽不見呻吟。

撲：撲：拉：拉：

宿鳥爲何驚醒？

一片黑雲？——

哦，簷前的飛鳥向我投影。

星月不曾微語，

風雲不曾歔歔，

病人更不曾呻吟，

寂靜……寂靜……

我低眼看身上的鳥影，

舉眼看簷前的飛禽，

轉眼間鳥兒帶影飛去，

哦，我眼前院中怎麼聳着一個黑影！

不錯，月光下看得還很分明，

她是誰，我似乎還記得清。

看，那烏黑的絲髮，

那發亮的雲鬢，

那蒼白的臉孔，

那緊閉的雙唇，

那深黑的衣裙，
看，月光下何等地娉婷！

她是何時來此？

爲何不見叩門？

我這樣躺着，

豈不慢了客人？

『請進！』說着

我勉強從臥椅上起身，
格吱一聲，

我彷彿從夢中驚醒，
 抬頭向外探望，
 院中並無一點人影。
 羣星奄息，
 夜月無聲，
 無風，
 無雲，
 寂靜……
 寂靜……

月光流進病房，
映着粉白的牆，
白的臥牀，
白的棹幔，
白的椅墊，
白的衣裳，
白椅上躺着白衣的病人，

臉孔上浮泛着月色的慈祥。

.....

.....

.....

.....

何來輕微的歉疚

歉疚中含

香白

遙

是

還入憐

是自憐？

還是憐人？

.....

是誰，這樣深情，

獨自歎歎，在這夜深？

這是異鄉的病房，

僅是我自己養病，
既無看護，
更無親人。

怎的！

院中又聳着一個黑影！

不錯，月光下看得還很分明，

她是誰，我似乎還記得清。

看，那烏黑的絲髮，

那發亮的雲鬢，

那蒼白的臉孔，滿帶慈悲，
那微啓的雙唇，越顯凄美，
那深黑的衣裙，越發齊整，
看，月光下何等地娉婷！

怎麼立在院中老不作聲？

怎麼老不走進？

難道我就沒有聽見叩門和開門的聲音？

呵呀！我真慢了客人！

『請進！』我高聲說着，

趕緊從臥椅上起身，
跨嗒一聲（我腳蹬倒了椅邊的藤棍），
我彷彿從夢中驚醒，
抬頭向外探望，
院中並無一點人影。
羣星奄息，
夜月無聲，
無風，
無雲，
寂靜……

寂靜……

三

月光流進病房，
映着粉白的牆，
白的臥床，
白的棹幔，
白的椅墊，

白的衣裳，
白椅上躺着白衣的病人，
臉孔上浮泛着月色的慈祥。

噠：噠：噠：噠：

何來婦人的步聲？

何等輕柔！

何等勻整！

這是異鄉的病房，

僅是我自己養病，

既無姊妹，
更無戀人。

噠……噠……噠……噠……

步聲由遠而近，聽得越發分明，
這步聲何等熟悉，
但我記不起她是何人。

好吧，等着，
等着她來叩門；
我當竭誠歡迎，

歡迎她的降臨；
我當話盡衷曲，
將她問個究竟。

怎的！

未聽步聲，

未聽叩門，

院中又聳着一個黑影！

不錯，月光下看得還很分明，
她是誰，我似乎還記得清，

看，那烏黑的絲髮，
那發亮的雲鬢，
那蒼白的臉孔，
那緊閉的雙唇，
那深黑的衣裙，
看，月光下何等地娉婷！

我起身來到門前，
玻璃格扇隔着我們兩人。
『請進！』說着

我用右手開門。

她依然佇立院中，

不動亦不作聲。

『請進，高貴的客人！』

我的聲音更加誠懇。

天呀！一陣銷魂！——

兩道神光發自她的兩隻眼睛。

我呆呆的站在門旁，

一步難動，一聲難響。

噠……噠……噠……

門外響着步聲，

院中已無人影，

我跑出打開大門，——

月光下，

廣道上，

林陰裏，

遙閃黑影，

遙傳步聲。……

在電車上

電車載着我的病身，

兩旁坐着兩個官人，

我慘視同難的朋友，——

我們的命運憑人決定。

大街上飛動着嘈雜的色彩和喧鬧，

車身不住地震動，啞咚……啞咚……

哦，世界！哦，生命！

朦朧……朦朧……朦朧……

——記四月八日

惠特曼自由詩兩首

敲
！
敲
！
鼓
！

敲！敲！鼓！——吹！號！吹！

穿過窗——穿過門——有如一支兇暴的軍隊，

衝進莊嚴的教堂，解散聚會，

衝進學生正在用功的學校；

莫讓新郎安靜——此刻不準他和新婦有什麼快樂，

安寧的農人不得安寧，耕地或割禾，

這般劇烈的你們鼓響着，打着——這般尖銳的你們號
吹着。

敲！敲！鼓！——吹！號！吹！

高過城市的買賣——高過街上車輪辘辘的聲音；

住宅裏爲愛睡覺人夜間預備牀麼？愛睡覺人不准在那些牀上睡。

白天不准有磋商買賣人的磋商買賣——不准有說中人

或投機者——他們要繼續麼？

愛說話的人們要說話麼？歌人要唱歌麼？

律師要在法庭站起來在法官面前陳述他的訟事麼？

那鑼鼓刮辣得更快些，更烈些——你們號吹得更兇些。

敲！敲！鼓！——吹！號！吹！

沒有什麼磋商——不聽什麼理論，
不管胆怯的——不管哭泣者與祈禱者，
不管老年人懇求青年人，
莫讓小孩子的聲音或母親的祈求被聽見了，
甚且使支架搖動死者（他們在架上等着杌車），
這般強烈的你們撞着，可怕的鼓呵！——這般響亮的
你們號吹着。

從田地裏來呀，父親

從田裏來呀，父親，這是我們的皮特來的一封信，到前門來呀，母親，這裡是你的愛兒來的一封信。

看，是秋天了，

看，那里樹木，綠得更深，更黃，更紅，

樹葉在小風中飄動，使阿海奧的鄉村清涼而且佳美，

那里蘋果熟在果園中垂搖，葡萄熟在攀架的藤上，

（你嗅着藤上的葡萄的氣味麼？

你嗅着蕎麥麼？那里蜜蜂近來在嚶嚶的鳴哩。）

尤其，看，天空這般恬靜，這般清澈在下雨以後，而

且有驚人的雲，

下面也是的，一切恬靜，一切生動而且美麗，田地很興旺的。

田地裏一切很興旺的，

但是現在從田裏來了，父親，聽女兒叫來了，來到入口，母親，立刻來到門前了。

快快地打開信封，

哦這不是我們兒子的筆跡，然而他的名字簽上了，

哦一個生手爲我們愛兒寫的，哦受傷的母親的靈魂！
一切在她的眼前浮泛，閃現黑色，她僅只看見主要的

話，語句不連，

胸部槍傷，馬隊小戰，運往醫院，
目下軟弱，但是不久就要好些。

噯，現在對於我，這獨一的幻像，

在一切繁殖而且富足的阿海奧及其一切城市和田畝之
中，

臉孔病白，頭腦昏沈，十分衰弱，

靠在門柱上。

莫要這樣悲傷，親愛的母親（剛長大的女兒嘆息地說，小妹妹們四圍擠着無語而且嚇呆了），看，最親愛的母親，信上說皮特不久就要好些。

唉唉，可憐的兒，他將永不會好些了（或者也不需要好些，那個勇敢而且樸實的靈魂），當他們在家裏門口站着的時候，他已經死了，唯一的兒子死了。

但是母親需要好些，

她消瘦的形體立刻穿上黑衣，

白天飲食不進，夜間睡眠不安，時常醒來，

在中夜醒來，哭泣，懷着一種深沉的渴望，渴望着，

哦她可以使人不覺的，沈默的從生活退去，逃避而退

去，

去追隨，去尋覺，去和她的死亡的愛兒一起。

附記——『關於惠特曼(Walt Whitman 1819—1892)的特別詩律的短詩，其中最堪注意的之一便是「從田裏來呀」(Come up from the Fields, Father)，——一幅繪得精巧的圖畫，繪出一個老父親和老母親從他們的工作中，戰慄地走來，聽他們的遠在戰線上的兒子的消息。這是一萬父親和母親的圖畫，在同樣多的北部和南部（指美國）的鄉村裏，而且有些讀者或者會奉之爲惠特曼所有作品中之最精美有人情的。與此在大爭鬥中犧牲他們的兒子的諸父諸母的這種沈默的悲哀與英雄氣極端相反的，便是「敲，敲，鼓」(Beat

Beat! Drums!), 該詩反映第一次召兵的騷動與喧噪。』

以上是朗氏 (W. I. Lone) 在美國文學中說的一段話。

記得彷彿在兩三年前，偶而和一個美國人 F. 君談話，因為問起他美國詩壇的趨勢，他問我的意思是說內容方面還是形式方面，我說關於形式方面。他說自從惠特曼的詩體解放潮過去後，現在的詩大抵是稍規矩了。他接着又舉一個例子說，舊體詩好比人縛着手走路，初期的解放潮好比人扯斷了繩索

而橫起兩臂來走路，以後兩臂便漸漸放下來了。

我最感覺得有味的是他的這個例子。我們的從未開過盛花的新詩壇（？）上，豈不是早就有一部份人在不住加緊地自己縛着自己的手，彼此互相競爭着，標榜着，看看到底誰縛的緊些，整齊些麼？惠特曼的自由詩之類大概還有介紹的必要罷，雖然有用與否是問題。

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寫于海甸。

未名新集之一

冰 塊

韋叢燕 著

1. 君 山

實價七角

韋叢燕著情詩四十首，林風眠作書面，
司徒喬插畫十幅。

2. ^{再版}朝華夕拾

實價五角五分

魯迅著回憶文十篇，陶元慶作書面，插
畫四幅。

3. 地之子

實價七角

臺靜農著短篇小說十四篇，馬慈溪作
書面。

4. 影

實價四角五分

李霽野著短篇小說六篇，司徒喬作書
面。

6. 建塔者

在 印

臺靜農著第二小說集。

7. 我和我的魂

在 印

韋叢燕著散文詩五篇。

實價三角半

北平景山東街
未名社出版部

不准翻印

章叢燕翻譯書籍

1. 窮人，俄國陀思妥夫斯基著長篇小說，實價六角半。（三版中）
2. 格里佛遊記（卷一），英國斯偉夫特著，鉛版插圖十五幅，價五角。再版
3. 格里佛遊記（卷二），英國斯偉夫特著，鉛版插圖十五幅，實價五角半。
4. 張的夢，俄國蒲寧著短篇小說集，實價三角半。
5. 開瑪的花園，英國霍勃女士著印度情詩集。（即出）
6. 英國文學：拜崙時代，英國葛斯著，銅鉛版插圖九十九幅。（即出）
7. 英國文學：渥茲渥斯時代，英國葛斯著，銅鉛版插圖一一五幅。（在印）
8. 女仙，法國貝羅著童話集，木鐸版插圖十三幅。（在印）
9. 回憶陀思妥夫斯基，俄國陀思妥夫斯基夫人著，銅版插圖四幅。（在印）
10. 罪與罰，俄國陀思妥夫斯基著長篇小說，分上中下三卷。（待印）

北平未名社出版部印行

有號者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42

459

6